

2016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_交換心得  
輔大社會所 黃愉婷



圖 1 初來乍到（於清華大學）

這並不是我第一次到中國大陸，卻是第一次 long-stay 了大半年在這片熟悉又陌生的土地上，在這之前，中國大陸在地圖上、地理課本裡，地理老師指著它說像隻老母雞；中國大陸在新聞上、報紙裡，在所有和台灣的國族矛盾情結中。飛離小島的第一個晚上，我降落在一片華燈熠熠，初出機艙門便感受到一絲乾冷的空氣直衝鼻腔，然後寒意包圍身體，那一刻才覺得，哦，真的到了，我要開始在這裡生活半年了。



圖 2 北園五樓研究生宿舍一隅



圖 3 真空包裝的牛奶

北京的地鐵沿著環狀交通圈規劃，以天安門為中心，到四、五環以外都能抵達，相當便利，而且還在擴建當中，我在雙聯生同學的陪同下，搭乘機場快線轉地鐵到人大，入住北園五樓。有幸在交換之前，得到許多已經從人大交換回來的

學長姐與同學的經驗分享，約略知道基本的交換生活模式：乾冷缺水、四季分明的氣候，坦誠相見的公共大澡堂、便宜但口味重（較鹹、較油）的學生食堂、提暖壺取熱水、萬用一卡通（可通行圖書館、水房、澡堂、食堂等），甚至是各種在中國大陸生活不可或缺的實用 App，出門導航用百度地圖，難以決定去哪家店就大眾點評，叫車打的用滴滴出行，美團、餓了麼可以叫外賣到 **everywhere**，付錢用支付寶或微信，微信也用於平時通訊，網購平台有淘寶、京東、當當（書籍）等，旅行出遊可以用去哪兒、窮游來訂機票、車票、門票、酒店、青旅，甚至瀏覽旅遊攻略等。



圖 4、5、6 北京的春天有開不完的花

不過，即便略知一二，交換生活最有趣的事情便是親身體驗，重新勾勒想像中中國大陸的樣貌，一如出發前戴伯芬老師對我的鼓勵，她溫柔地告訴我：「去交換，要像人類學家下田野所實踐的態度一樣，讓自己回歸到空白的狀態，**like an infant**。」我嘗試將所有的感官知覺開到最大，馬路上嘈雜的喇叭鳴聲、不同城鄉便不同口音的普通話、灰濛濛的霧霾天、乾冷到鼻腔滲血的空氣、地鐵中摩肩接踵和複雜的氣息、高緯度微刺的紫外線、被咬破的花椒粒在舌尖開展的麻與香，



圖 7 慕田峪長城

甚至是在修課學習的過程當中，與中國大陸的老師、同學一次又一次開展的思辨，而思辨又不僅在教室中，也發生於飯桌、球場、宿舍等，課餘時間造訪各省會的旅行，我都想張開全身的細胞去經歷、去記憶。

早有耳聞中國大陸這邊的研究所課程上課方式，和我熟知的台灣大學部課程較相近，一個班動輒五、六十人，老師在台上講課，同學們在台下聽課，期末進行分組報告評比。但上課方式還是端看老師的風格與課程需求而定，我另外選了兩門人類學的課程，班上約十位同學，便是以 **seminar** 的方式進行研討，老師也和我們一塊坐在台下，和我在台灣的研究所上課方式差不多。「差異」往往是火花激發之處，我們對同樣的議題時常提出截然不同的見解和經驗分享，那是上課最有趣也收穫最多的一大部分。

泱泱大國的萬種風情，以往只能從地理課本與「大陸尋奇」中窺探，在校園也只能聽同學老師們言說，多虧學校的交換生大使團隊每個月會組織大家到北京近郊參訪，綿延萬里的長城、隱身胡同之中的國子監（孔廟）、自稱公園卻比遊樂園還大的奧林匹克森林公園等，探訪了北京的古今光景，也聯繫了彼此的情感。除此之外，我也自己規劃出行、攜伴旅遊，在此之前，我以為複雜多變的地景是紙上不同顏色的色塊；壯闊山河是表格裡堆砌的數字；多元迥異的族群表現形態是該費心背誦的必考題。然而，承載五千多年歷史的境地不會是鐵板一塊的教科書可書盡的，屢屢離開北京，都能感受到實際走訪所給的衝擊，現在回想起來，仍是一件令人著迷的事。



圖 8 內蒙庫布齊沙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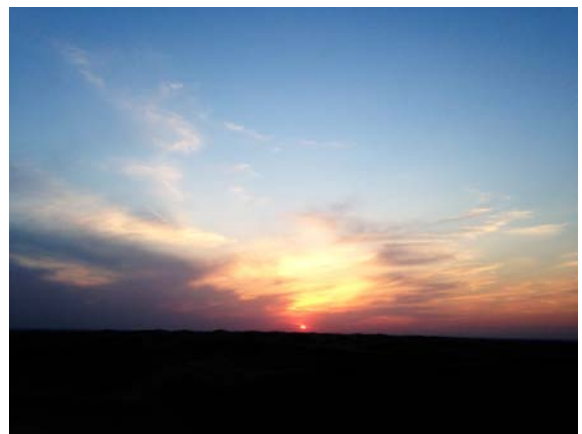


圖 9 沙漠晚霞

我和交換生朋友搭十多小時的大巴到內蒙古，在沙漠翻滾、坐在較高的沙脊上等待貧瘠沙漠中富饒色彩的霞光，親臨黃河第一大灣——老牛灣，在農家樂住上一宿；也搭五個多小時的高鐵到青島，在青旅老闆娘的推介下，去當地漁市場挑選最新鮮不坑人的海鮮，請小酒館烹調，配上青島最著名的扎啤——出廠 24 小時內的新鮮啤酒，穿梭德租借時期留下的石子路與宏偉的教堂；鄰近的天津搭

高鐵短短 20 分鐘可以抵達，比起擁擠的北京，這邊適合與朋友度過小假期，天津本就留有許多中國古式建築，加以二十世紀初，八國聯軍攻陷天津，作為租界地的天津亦在此時期留下大量的西洋建築，種類樣式繁多，一如萬國建築博覽；或是和遠道而來的朋友一同包車環遊青海大環線，溽暑難耐就到西北避暑，在漫天黃沙的敦煌，想像曾作為絲綢之路重鎮的輝煌，穿越柴達木盆地無人區抵至茶卡鹽湖，赤腳走在鹽湖上，雖因天氣未能目睹天空之鏡、見識天地顛倒，倒也在湖天交際處，留下對造物者的驚嘆，烈日下經過層巒疊翠的高山與一望無際的曠野，來到海拔五千多公尺、空氣稀薄的千年冰川，努力掙得一絲絲的氧氣後，細細觀察冰川消長的紋路，彷彿樹木的年輪，或奶奶頰上的皺紋，是歲月和季節的腳印。



圖 10 青海祁連\_犛牛過馬路

可交換和旅遊，不會總是快樂順遂，我也在這些過程中，經驗挫折，花時間去調整適應，那是必然的，因為移動的是我，那富有彈性的也必須是我。一開始最不能習慣的是溝通，即使中國大陸與我們說的都是所謂「中文」，但口音與用語大有迥異，買東西、上課的時候時常一頭霧水，但那邊同學大多交流心態開放，聽到我來自台灣也會流露善意，對台灣總是好奇，我就在日常生活中時交到許多外地的朋友。有一次洗澡的時候，隔壁



的同學向我借洗髮用品，初來乍到沒簾子沒隔間的澡堂貴寶地的我，以含羞草的姿態傳遞洗髮精給她，「妳是哪裡人？」她聲音清脆，直視著我（嚇），非常有交談的誠意，「台灣。」「哦！難怪聽妳口音特別溫柔～剛到這邊有沒有什麼不習慣的事兒？」我憶起在自家浴室洗澡唱歌的過往，回應：「呃...洗澡。」我們相視

後大笑，從此我愛上北園澡堂邊洗邊聊邊交朋友。他們跟我一樣，離鄉背井從西北、南方等地來到北京唸書，像這位來自湖南的同學，也不習慣開放的澡堂空間，但她說：「北方冷，這樣大家一起洗比較暖和。」這些互動不僅可以練習溝通，也交換了很多故事，以及在北京生活的指南，當然也會提及敏感議題，也曾花上一段時間與立場相異的對象討論台灣的社會運動、政治現況等，比起在這麼短的時間內說服對方，我們更在意的是達到交流意見與想法的效果。

「先下後上，文明乘車，...共同抵制街頭賣藝、乞討等行為。」每每上地鐵，廣播除了報站名，還會這番宣揚「文明」理念，我的腦中總是同時浮現《我的涼山兄弟》中，政府派人在諾蘇人的村落牆上漆上斗大標語的故事。劉紹華老師在該書中探討治理愛滋的中英項目進到涼山之所以失敗的原因，原本在涼山不受污名化影響的愛滋病，政府未因時、因地、因人制宜的政策介入，例如在牆上漆上巨大高聳的標語，如「愛滋並不可怕，預防它有方法。」，國家介入反而造成新興愛滋污名，「提醒」了村民應該要害怕愛滋病，使真正的訊息傳遞效果不佳，中英項目最後未達預期成果。看完涼山，回到地鐵廣播，「大概是做不到的事情才都要漆上標語、大聲嚷嚷吧！」我曾心想，Hello～這裡不僅沒排隊，還常被上車的人擠回車廂，不往貧窮的問題本質深究而是「抵制」自己的人民嗎？再講講文明，隨地吐痰、隨意插隊、亂擲垃圾，每天走在路上都在發生，「文明」至此，何解？好吧，但社會學告訴我，這樣去脈絡化的思考有多扁平，所以我盡可能地和當地人類們交流，挖掘現象發生的原委，互相包容尊重（但是我走路還是會繼續躲痰）。

這裡地大物大，常常是出了這個村就到不了那個店，城鄉差距自然比我想像更甚，資源分配不均也成了所急待解決的問題之一，都市裡開發和發展隨時隨地都以超人的速度在進行，和大多數的發展中國家一樣，發展的好處並非每一寸土地、每一方的生靈雨露均霑。北京市作為首都、一級都市，已相當充分地商業化、觀光化，吸引了非常多的人口前往求學求職，所以在北京你可以見到各色各樣的人，都市叢林的生存法則、應對進退的合宜身段，都是一邊碰壁一邊練就的，何況跨地域、跨民族、跨文化的人口組成，要習得複雜的那一套都市生存技能，本就會有不同的理解與詮釋，呈現截然不同的樣貌，勢必也有一些不上不下的尷尬狀況發生，當你慢慢地往更深處尋找脈絡，會在行將破口大罵的當口，做出更全面的應對選擇。

將近半年的交換時間，我覺得是一段相當值得的學習體驗。我帶著惴惴不安的好奇心前往，落腳在一個全新的環境，心境也是，原來 like an infant 的狀態會使人時時刻刻都感到驚喜、刺激，再微小的事都可以當作冒險挑戰，張開全身的細胞去感受，慢慢堆疊積累成養分，不論是學習或是生活。生活本身煩惱還是一樁一樁來，回來以後，你還是煩惱學業、工作、未來、父母的期待等，但就像北園澡堂「櫃檯」的伯伯說：「沒有煩惱怎麼會是人生呢？」，我們在這些煩惱爛事的夾縫中尋求一絲絲生命的美好，有了繼續大膽嘗試的想望。有幸在這段時間生活在這塊土地，遇到每個友善待我的人們，「出走，是為了回家。」，這段讓人常常像個老兵拿出來回憶說嘴的經驗，也讓我更確立了心之所向。



圖 11 農家樂一隅



圖 13 台灣歌手狗毛於胡同中的酒吧表演



圖 14 人大藏書館旁春花盛開